

文物里的太原

馆记

都沟土鼓：尧时礼乐之先声

王芳文图

出土于清徐都沟遗址第三期的土鼓(太原市博物馆藏)

我在太原市博物馆的一只鼓前伫立许久。

这只鼓瘦长瘦长的，底座为椭圆形，鼓身由三管连接而成，顶端有突出的圆钮用来绑缚兽皮。鼓为灰陶质地，与先民们使用的红陶有很大区别。鼓虽粗糙，我却仿佛听到了先民们敲击鼓时发出的“嘭嘭”之声，一声一声，几千年随风而逝。

先民们学会制造和使用陶器是一种革命，不仅是饮食革命，还是手工业制造的一大进步。

最初的陶器是怎么诞生的呢？

史载，“燧人氏范金合土为釜”，据传说是燧人氏教人制造陶器。

央视考古纪录片《中国彩陶》中谈到，依靠黄土，中国进入锄耕农业，人们最先偶然看到，编织器上的泥土烧过后，出现了硬块，形成了容器，也有人认为是保存火种时发现了周围的土质变硬。

相对普遍的说法是，人们在生活中发现有一种土，湿了水以后就具有了可塑性，可以捏成各种形状，半干黏土火烧之后能变硬，这样火烧之后的硬块不变形、不透水、不开裂，生活用器就此诞生。

有了一个就有两个，有了罐子就有瓶子。

最开始大约只是用来盛水，慢慢地，他们又发现了这样的容器可以放在火上烧，就有了炊具，食物除了烧着吃，又增加了新的制作方法，渐渐地，陶器成了生活必需品。

解决了吃饭问题，有了闲余的劳动力之后，人们开始在陶器上做出图案，艺术品诞生了。

越来越精美的陶器又进入祭祀领域，自此开启了一个陶器时代。

一陶几千年。

我最初接触陶器时，曾误以为灰扑扑的陶器产生在彩陶之前，毕竟，越往前越简陋。实际上灰陶产生在彩陶之后。看得久了多了，我才知道，灰陶于彩陶，不是落后，而是先进。

红陶为底的彩陶虽美，却易碎，保存时间短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就得寻求技术上的改变。人们最初烧制陶器比较简单，素坯成型后，放入挖好的坑，点火烧烤，即可出陶。后来在长期试烧过程中，人们发明了竖窑，除了可以把控窑内温度，大幅度提高温度外，还能形成真空状态，达到这两个条件，红陶变成了灰陶，陶质也坚硬起来。

使用灰陶的一般是指龙山文化人群。龙山文化因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而得名，距今约4350~3950年，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约等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类文化遗存。那时北半球经历了长期的

干寒，生产力降低，不能继续维持统治阶层的权力和精英阶层的文化水平。于是这些族群从不同的地区向更易生存的山区迁徙。迁徙过程艰难，需要这样在野外可以操作且不易碎的陶器，灰陶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产品。

这只土鼓出土于都沟遗址，属于龙山文化。

都沟遗址是本世纪初发现发掘的，位于清徐马峪乡都沟村西，面积约9万平方米，出土了一大批陶器、石器等。常一民先生说道：“陶寺早期的土鼓分为两型，制作精美，都沟遗址中出土的土鼓原始，不分型，较单一，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还是较明确的，都沟的土鼓应是其重要的源头。”（《先秦太原研究》）

一语定型，这只土鼓早于陶寺的土鼓。

2024年，陶寺遗址博物馆开馆后，火爆全网，以土鼓、鼗鼓、特磬、龙盘、圭尺等为代表的陶寺文化再次引起关注。“最初中国”的呼喊响彻在每一个探究历史的人心头。陶寺中期小城，是尧的都城，几成定论。陶寺遗址距今4300~3900年。

陶寺的土鼓，鼓腹圆圆的，筒状的高颈，颈腹之间有双耳，底部还有三个洞。使用时，器口上蒙上兽皮，敲击振动即可发声。腹部装饰有横竖条纹，很有美感。苏秉琦先生曾说：特磬同鼗鼓是配套的，演奏时可以和声，不能视同一般的乐器，这是陈于庙堂之上的高级乐器、庄严的礼器。鼗鼓、土鼓、特磬的出现，突出表明了陶寺遗址的规格和水平。

都沟这只鼓，是尧的吗？毕竟，当初考古人为寻找夏墟来到晋南，在陶寺发现灰陶时，便意识到这是一支非同凡响的文化，随后陶寺遗址便问世了。陶寺遗址本来就称作龙山文化陶寺类型。

太原地区早就有尧都太原的说法。

最先提出这个说法的是东汉末经学家郑玄，郑玄在《毛诗·国风·唐谱》注中写道：“唐者，帝尧旧都之地，今日太原晋阳是，尧始居此，后乃迁河东平阳。”之后的《水经》《左传》《后汉书》等典籍都认为，尧曾都太原。太原及周边地区还有许多传说以及古建筑都与尧有关，清徐有一座尧城，尧城上还坐落着一座尧庙。

传说中的尧，名放勋，姓伊祁，是帝喾的儿子，黄帝的后代。尧能九族既睦，也能协和万邦，政治清明，天下安宁。尧还观象授时，教民耕种。尧是圣君，应无疑义。

多位考古学者都谈到，尧，即陶唐氏，是山东大汶口文化的部族之一，最初活动在山东定陶一带大汶口文化分布区，一部分人向西迁徙，过太行山，沿汾河过晋中盆地，到达陶寺，与当地庙底沟文化二期以及其他文化结合，生成了陶寺文明。常一民先生列举一系列考古成果，得出结论：“以都沟遗址为代表的帝尧部族，曾经在太原地区繁衍生息，并且创造了灿烂的文化，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，帝尧先都晋阳（太原），后迁平阳府。”

可以这么理解了，这只鼓是先于尧的土鼓为代表的礼乐文化的初期产品，到达陶寺后，融合其他文明，有了更精美的土鼓，也可以说，这是尧的鼓。

这只鼓很长，肯定不是腰鼓，应该放置妥当后敲击，鼓的每个部位都能敲击出不同的声音，一只鼓，便可以汇出乐的海洋，不同声部传递出人们的喜怒哀乐，祭祀、欢庆、丰收，都是鼓的节日，先民们在每一个日升月落中，都在改造自己，精进自己。

“英英”“隆隆”的声音犹在耳边，细想，太原地区迄今还有锣鼓表演，未尝不是尧时遗留，而这只鼓，是陶寺文明的预演，太原地区对中华文明的贡献，不可忽略。

镇城村访女娲

晓星

娲皇圣母庙，位于太原市尖草坪区柏板乡镇城村，地处太原西北要塞天门关内，此关隘是古代太原通往晋西北的交通要道。庙宇坐北朝南，为一进院布局，占地面积588平方米。现存享亭、正殿、东西配殿及其厢房、耳房等建筑。庙门前，几株古老的槐树静静伫立，宛如忠诚的卫士，守护着这座庙宇。

走进庙门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平面呈方形的享亭，它采用单檐十字歇山顶，角柱相距5.85米，上施硕大的单昂斗拱，具宋、金时期建筑风格。享亭内置藻井，四角有垂莲柱装饰，单体面积67平方米，保存基本完好。这座享亭以前四面敞开，恢宏大气，后来在周围垒起墙壁，充作库房使用。也正因此，它才得以留存下来。其独特的结构，在太原境内十分罕见，只有清徐县尧城村尧庙的斗拱攒积式无梁殿可以与之相比，具有特殊的科学、历史价值和观赏意义。

绕过享亭，便是正殿圣母殿。殿面阔三楹，进深两楹，大殿中央供奉着女娲圣母。女娲，这位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创世女神，端坐在神龛之中，神态安详，目光慈爱。两旁有商、周祖母简狄、姜嫄配祀。曾经，两面山墙绘有娲皇圣母彩色壁画，描绘“炼石补天”“抟土造人”等故事。可惜因年代久远，多次重修，这些壁画早已荡然无存，只留下人们对往昔画面的无尽遐想。

庙院内还保留着三幢残留的碑刻，分别是清顺治、道光、咸丰年间所立。其中清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镌刻的《圣母庙碑记》尤为珍贵，上面记载着“镇城境乃西山底之一僻壤也，……大抵有村而庙立焉。有人民之居……服口承祭祀，……圣母庙，从古以来庙貌……但庙古年久，破坏已极……”等内容，石碑背面是几次重修庙宇的功德名录，记载了镇城村先辈祖先重修圣母庙的踊跃捐资情况，一系列商号名称反映了当时镇城村商业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历史面貌。

镇城村娲皇圣母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时代。据传，唐初名将尉迟敬德镇守此地天门关时，在修建村西北山中磨仁寺时，曾经对圣母庙进行重修。甚至有考证称其始建年代可追溯至周朝。它与洪洞侯村女娲陵、万荣后土庙都是山西女娲文化的核心遗存。

娲皇圣母庙，历经了无数的风雨沧桑，见证了朝代的更迭、岁月的变迁。这次的探寻之旅，让我对这座庙宇有了更深的了解，也让我对历史和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敬畏与热爱。

状物



长治五凤楼

阿楠绘